

華隨



花城出版社



126/2

DE78/26

随 筆



第十五集

798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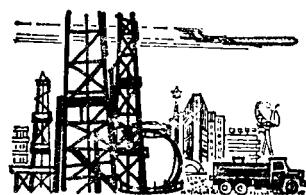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8554

随 笔

丛 刊



第十五集目录

玫 瑰 园

人的价值

——古今一大难题

种 炎 5

浅剖“人身依附”

穆 扬 8

另一种“注释”

柯 安 10

“翘尾巴”小议（外一篇）

章 明 12

话说“身后事”

谢 云 15

“烧书”与“偷诗”

李 林 19

为千里马铺平跑道吧！

廖晓勉 21

“心想事成”？

金钦俊 24

“文 革”一角

灾难的年月

——浮沉杂忆

陈学昭 27

诗 文 漫 步

谈怪诞与非逻辑

——文学创作杂记

高行健 32

乐外随笔	周良沛	36
纸烟盒上的“一条腿”(外一篇)	沈默	39
媚不是美	陈烟帆	42

港澳随笔选

碧街习作	〔香港〕 谷旭	43
------	---------	----

读书与思考

杂忆郁达夫的作品		
——旧书新忆	上青	47
焦大的遭遇		
——读《红楼梦》随笔	牧惠	49
门外医谈	汪汝洋	51
郑板桥的《笔榜》(外一篇)	陈香白	53

园丁手记

艰勤壮时业(外一篇)	王起	54
漫话尊师	曹思彬	57

人物记

忆郁达夫	戴榴龄	59
豪情不减当年		
——访田桓先生	姚全兴	61
吴敬梓在南京	陈美林	63
漫谈苏曼殊	徐重庆	67

风物志

《崂山行》诗、跋	马少波	70
四合院的变迁	李克因	71
奇风异俗有文章	向明	74

史 缝 杂 想

《丝路花雨》与唐代风貌	蒋星煜	75
万历皇帝与戴高乐（外一篇）	于 平	78
话说“没字碑”	黄文锡	80

生 活 之 歌

爱情短歌	邹金华	26
下乡照相记	张孝忍	81
迷人而神奇的灯	童孟侯	84

五 湖 四 海

瑞士的山光水色	余峻南	87
美国飞行员克尔脱险记	钟 紫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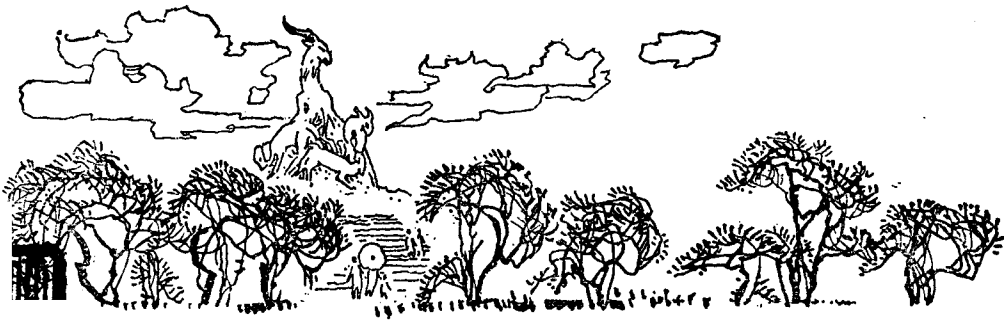
笔记文学零谈

《随笔》，愿你展翅翱翔！ ——两次作者、读者座谈会上的议论	本刊记者	92
也谈“工夫茶”	冯树平	20
讲究一点逻辑	方铎斌	95

美 术

封面、封底设计：	谢顺景、张永齐
封二：欧游速写	潘 鹤
封三：版画	梁利国、陈卫东
内文插图、题花、版花：	
余峻南、卢延光、梁培龙、陶穗洪、苏家杰、陈万祥、张增禄	
标题手书：	古锦其、李 弘
封面画：	朱屹瞻
封面题字：	茅 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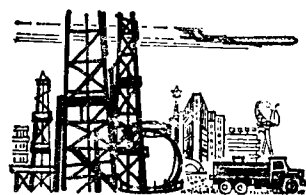
随筆



續十五集

随 笔

丛 刊



第十五集目录

玫 瑰 园

人的价值

——古今一大难题

种 炎 5

浅剖“人身依附”

穆 扬 8

另一种“注释”

柯 安 10

“翘尾巴”小议（外一篇）

章 明 12

话说“身后事”

谢 云 15

“烧书”与“偷诗”

李 林 19

为千里马铺平跑道吧！

廖晓勉 21

“心想事成”？

金钦俊 24

“文 革”一角

灾难的年月

——浮沉杂忆

陈学昭 27

诗 文 漫 步

谈怪诞与非逻辑

——文学创作杂记

高行健 32

乐外随笔	周良沛	36
纸烟盒上的“一条腿”(外一篇)	沈 默	39
媚不是美	陈烟帆	42

港澳随笔选

碧街习作	〔香港〕 谷 旭	43
------	----------	----

读书与思考

杂忆郁达夫的作品		
——旧书新忆	上 青	47
焦大的遭遇		
——读《红楼梦》随笔	牧 惠	49
门外医谈	汪汝洋	51
郑板桥的《笔榜》(外一篇)	陈香白	53

园丁手记

艰勤壮时业(外一篇)	王 起	54
漫话尊师	曹思彬	57

人 物 记

忆郁达夫	戴榴龄	59
豪情不减当年		
——访田桓先生	姚全兴	61
吴敬梓在南京	陈美林	63
漫谈苏曼殊	徐重庆	67

风 物 志

《崂山行》诗、跋	马少波	70
四合院的变迁	李克因	71
奇风异俗有文章	向 明	74

史 缝 杂 想

《丝路花雨》与唐代风貌	蒋星煜	75
万历皇帝与戴高乐（外一篇）	于 平	78
话说“没字碑”	黄文锡	80

生 活 之 歌

爱情短歌	邹金华	26
下乡照相记	张孝忍	81
迷人而神奇的灯	童孟侯	84

五 湖 四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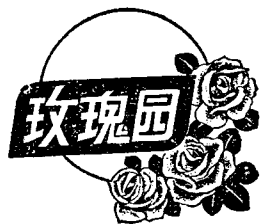
瑞士的山光水色	余峻南	87
美国飞行员克尔脱险记	钟 紫	90

笔记文学零谈

《随笔》，愿你展翅翱翔！ ——两次作者、读者座谈会上的议论	本刊记者	92
也谈“工夫茶”	冯树平	20
讲究一点逻辑	方铎斌	95

美 术

封面、封底设计：	谢顺景、张永齐
封二：欧游速写	潘 鹤
封三：版画	梁利国、陈卫东
内文插图、题花、版花：	
余峻南、卢延光、梁培龙、陶穗洪、苏家杰、陈万祥、张增禄	
标题手书：	古锦其、李 弘
封面画：	朱岷瞻
封面题字：	茅 盾



人的价值

——古今一大难题

种 炎

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是从古至今一大难题。

鸡群之鹤，羊中之驼，三岁童子也能看出谁优谁劣，分出谁高谁矮。

然而，从相同之物中辨识真善美者，确也不那么容易。有一个笑话说，善相千里马的伯乐，让他儿子带着良马图去到处找寻千里马，费了天大的劲，却找来一只癞蛤蟆。

至于人的真善美，识别、评断那是更加困难了。人的价值历来没有无私的天平来称量。称量人的价值的天平，掌握在历代大小当权者手中，它从来没有无私过。直到目前，这种无私的天平也还没有广泛出现。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这是郭沫若看了京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写的两句诗，用它来形容“文化大革命”我看挺恰当。孙悟空的故事，那是神话，是人编造出来的；而“文化大革命”，那可是真正的人妖颠倒。一下子，南征北战的老元帅，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却被折腾得活来死去；为国操劳的国家主席和老干部，艰苦奋斗，功勋卓著，却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工贼、走资派；爱国的知识分子，愿以身报国，贡献聪明才智，却被打成“臭老九”。

今日，饱受灾难的祖国，终于向四化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今日，我们应该让有史以来的这个难题得到解决了。

关键在哪里？

古往今来，出类拔萃的高世之才，有许多为他人所不容，甚至为他人所害，他们的价值得不到正确的评定和充分的发挥，到底是什么缘故？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写过一篇《贾谊论》。贾谊在他三十三年的人生旅途当中，写下了千古宏文《过秦论》、《治安策》，对治国安邦提出了卓越的见解，然而由于旧臣的反对，汉文帝均未采用，使年青的贾谊自伤哭泣而死。贾谊壮志未酬，责任在当权的汉文帝，还是他自己？苏东坡认为责任在手无寸权的贾谊。

苏东坡说：“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我想，不会有多少人同意苏东坡的看法。一个人的能力，是和他自己的主观努力有极密切关系的；然而，一个人的能力能不能充分施展开来，则在很大程度上看当权者的眼力和胆识。古今中外，恐怕都是这样。

战国的时候，魏人范雎，在中大夫须贾身边做事。一次，魏昭王派须贾出使齐国，范雎跟着主人前往。齐襄王听说范雎有雄辩的口才，就派人送给他黄金十斤，还有一些牛酒；范雎不敢接受。须贾叫他收下牛酒，退还黄金。须贾由此怀疑范雎与齐国私通，把魏国的机密泄露给齐国，于是回国后向魏相作了报告。魏相大怒，叫人重重地打，以至打折了骨头和牙齿。范雎假装死去，被人用一领席子卷起来，放在厕所里，还有人往他身上撒尿。

这样一个被人如此污辱、在魏国当权者眼里如一虫一草的卑贱者，后来到了秦国，以卓越的见解征服了昭王，为昭王所重用，初为客卿，后任宰相。就是这个范雎，帮助秦昭王制订和实行了一套策略：对内，废除太后的专权，驱逐以穰侯为首的把持朝政的宦官；对外，也就是对六国，远交近攻，逐步扩大领土。……这些策略在当时都很适合秦国的情况，所以是很高明的。

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和官吏，大都是懂得人才的重要的，“求贤若渴”者大有人在。周文王访贤于渭水之畔，刘皇叔求贤于茅庐之中，千古佳话，不用细表。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而定天下，不久就发表《求贤诏》，指出不是天下没有人才，“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责任在于领导者没有同他们打交道，去识别，去任用。刘邦的这个看法，在今天也还是对的，至少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高世之才应该说大大超过于古代，掌握先进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的人才，

比古代要多十倍、百倍、千倍；然而，关键仍然在于各级领导人如何发现和使用。党中央英明决定改变干部队伍的结构，选拔有才能的专门人才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实是非常必要而及时，会对四化起很大促进作用。然而，称量人才价值的天平至今仍未找到，人才的价值仍然要靠各级领导者的眼力和胆识。

弊病何在？

既然人才的价值，要靠领导的眼力和胆识来评定，那末，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大至国家，小至基层，是否做到了“人尽其才”，首先不是考群众，而是考领导，考领导人的水平。

正如一平如镜的水面可以照出一个人的面孔一样，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是否正确地评价和发挥了人才的价值，它也象一面镜子照出了领导者的面孔和水平。

古往今来，不少当权者有一个共同的顽症，即喜欢吹牛拍马。有人口头上大讲“闻过则喜”，大讲“良药苦口”，而人家送来一付苦口良药，他却拒之千里之外，人家指出他的过失，他岂止不喜，竟视之如大敌，甚至置之于死地。于是，吹牛拍马者得以生存下来，繁衍开来，队伍甚为庞大，而且诡计花招愈演愈烈。至今是否绝迹？我看还远得很。

只要是当权者喜欢吹牛拍马，那末，就如同一块臭肉，而围着臭肉飞的苍蝇正如那祸国殃民的宦官佞臣。有爱国心的、有正义感的、有真知灼见的高世之才，势必受到排挤、打击，直至献出生命。此种事实，在历史上不是一再出现吗？

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的商鞅，当了十年宰相，为秦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造成“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大好局面，却因执法过严，得罪了太子和宗室贵戚。等到孝公逝世，太子被立为惠王，那一帮坏蛋一得势，马上向惠王诬告商鞅要反叛秦国，于

是，惠王捉来商鞅，实行最野蛮的车裂。

今日之中国，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不就是历史上的赵高、秦桧、严嵩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大坏蛋吗？十年浩劫，忠良蒙尘，奸佞狂舞，冷雨阵阵，日月无光；党和国家丧却一批栋梁之才，中华民族失去众多优秀儿女。

然而，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找到根绝这种颠倒历史事实的好办法。今天，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真理重新放出光彩。然而，人的价值仍然只能由当权者来决定这样一种局面，有所改变但并未根本改变，特别是喜好吹牛拍马者仍大有人在。现在一些单位最吃香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人也不惹，领导上说的话就是“圣旨”，所以任何人都说好的；一种是专门拍领导人马屁的，象苍蝇似地天天围着头头转的。有见解，有真才实学的同志，他们要讲真话，就容易得罪人，有时也得罪领导人，他们特别不肯去拍领导人的马屁。于是，这些人才就往往得不到选拔、重用。

这也使我认识到一个古往今来的事实：任何大小当权者，实际上都在用人。问题不在于用人与否，而在于用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仍旧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专用那些“马屁精”，那末，它的危害程度绝不会是很轻的。

希望在哪里？

希望在哪里呢？

你翻开史书看看，就会发现，古往今来，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当权者，凡成就大事业者，都是大力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的。这是一条规律。凡谋求个人私利、追求荒淫糜

烂、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当权者，他周围一定有一批坏蛋，因为花天酒地是不需要高世之才的。

在我们党内，确实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他们是很爱才的，是很懂得人才的价值。但我认为，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得依靠一套法治和制度来保证人才的成长、涌现和被正确使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我想再说几句《贾谊论》。东坡此文，在责备贾谊的同时，也确实说了几句公道话，而且说得比较深刻。他是这样说的：“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在这里，他是把人不能尽其才归罪于当权者了。

当今，高世之才应该说比古代要多得多了，仅仅是大学毕业生我们现在就以十万计，各行各业的“状元”更是不胜其数。让大批的高世之才把他们的才智全部贡献出来，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是否“聪明睿智不惑”。

用人，与其说是考被用者，不如说是考用人者。考什么？考用人者是否出以公心。苏东坡说的“聪明睿智不惑”，在当前来看，公心一条最为重要。这是因为“用人唯私”、“任人唯派”的现象短期内似还难以根绝，人的价值被歪曲、被颠倒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扭转此种祸国殃民之风，在当前，关键还在于各级领导人，在于他们能不能够出以公心的选贤任能，在于他们不在这个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上谋私利。要是各级领导人真正出以公心，以天下为己任，以四化为己任，我们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月



浅剖“人身依附”

穆 扬

俗话说：“端着人家的碗，受着人家的管。”这是对私有制社会人身依附现象的写照。饭碗为奴隶主所有，就不管你有多大的聪明才智，命运也不会好过伊索；为封建地主所有，你则可能成为杨白劳式的人物；为资产阶级所有，你就得受资本家的奴役。总之，在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的能耐就是大如孙悟空，也难以逃脱唐僧的紧箍咒，还得乖乖地依附。

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人剥削人制度，按理说，也应结束人身依附的历史了。但是直至今今天，人身依附这种“遗风”，仍然可以在我们新中国的不少角落找到。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期间，风靡一时的诸如现代迷信经拜佛式的大唱颂歌之风；在领导人面前逢迎拍马、说好话、说假话、吹喇叭、抬轿子，以及对歪风邪气缄口不言、或敢怒而不敢言等等，这些劳什子都或多或少同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人身依附等封建余毒有瓜葛关系。

我们国家几千年悠久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遗落下不少封建色彩的种子。只要有合适的“气候”，这类封建孽种就会发芽、生根、开花。比如说，有的领导人，在传统的心理上就很容易把自己当成是被领导者的主人；如果还有点可以称道的历史或成就，那他就更容易象“法门寺”里的刘瑾，俨然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了。另一方面，在众多的被领导者中，也确有一些象贾桂那样的人，由于“沾惯了”，就是有了椅子也不会坐的。私有制寿终正寝了，可历史车轮前进的惯性，仍然使得有些人需要别人依附，也使得有些人需要依附别人。这就是今天我们社会里的一部分现实！

在物理学上，车轮前进的惯性，只能逐渐减弱并趋向消失；我们的某些丑陋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却绵延不断，时起时伏，至今还是一种时弊呢？我以为这不完全是历史的罪过。

旧社会有一句俗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话描绘了私有制社会的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的饭碗虽然掌握在整个剥削阶级手里，却并不是全部掌握在某一个剥削阶级分子手里。“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遁迹山林，不知所终”，这类事情，在封建社会里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在接受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的前提下，相对地也获得了部分选择剥削者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越是生产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特别是有技术专长的工人，这种“自由”的余地就更多

一些。这是私有制的特点，特别是资本“自由”竞争的副产物。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人们的饭碗几乎全部为国家和集体所有，人们因而被解除了受剥削的痛苦，这是与旧社会有根本区别之所在，自然是好事。但令人遗憾的是：饭碗的管理权却分散给了无数的“公家”，而各个“公家”的领导人，又是这些饭碗的当然管理者。人们职务的升降，待遇的高低，个人和家庭命运的顺逆，无不与饭碗管理者对他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的人事制度，包括人事档案、人事调动、户口、口粮等等具体而微的制度，又把每个饭碗的管理者连在一起，无形中扩大了他们的权威，相对地就更使一般人处于无权甚至完全无权把握个人命运的境地。直到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不是还说“惹不起，躲得起”吗？是的，如果你遇到一个作风不正、又善于给人穿小鞋或打棍子的领导人，别说你想改换“门庭”，就是想在他管理下的“本单位”内部调换一下工作，也不那么容易。即使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调到别处工作了，档案里还可能塞了些什么东西，一转过去，照样让你难受。这种领导人给人们的的精神威胁，我看远比《白毛女》里

的“二东家”为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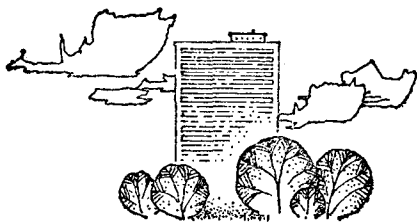
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落后的人事制度，再加上落后的分配制度，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造成了重大的缺陷。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甚至腐败的现象，正是这种不完善的生产关系的投影。

对这种不完善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能辞其咎。我国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生产力不发达，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也未经历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这是历史的先天不足。加上解放后我们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以及十年浩劫等，这些后天的失调，更加重了先天的弱点和缺陷。人们看到，人身依附的种种怪事所以还存在，是同私有制，特别是跟封建主义的所有制相联系的。

但是，历史的车轮必将滚滚向前。传说中的女娲尚可补天，我们国家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完全可以逐步解决、改进和完善的。只要我们继续正确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又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那种还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遗毒的人身依附等社会现象，是一定可以逐渐去掉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六日于北京

（标题手书 李 弘）



另一种“注释”

柯 安

现在的许多读者读古书遇到困难、读不懂的时候，除了要查字典、查《辞源》等等工具书之外，更方便的办法是借助于注释。经、史、子、集固不必说，就是词曲小说中，有些语词，如果不看看注释，往往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张相先生所著《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从一九五三年出版以来，到一九七七年就重印了十四次。据说最近又在重印了。这说明此类书需要之多和对读者帮助之大。古代词曲小说中的许多语汇，在当时我想是人们都能懂得的。不过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现在的人们对那时候的社会生活隔膜了，即使是在当时很普通的语词，后来也变得莫名其妙。由此，我想到，我们现在的有些文章和作品中间，有许多今天人所共知的语词，恐怕过了若干年之后，又需要有人去作注释了。顺手拈来一个例子吧。现在有些文章讲到十年动乱、现代迷信盛行的时候，往往要举出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这类的事实来作为例证。这些“语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身历其境者自然不成问题，一看就懂，然而去问问“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小孩子，恐怕就会被问得发愣了。为今后的读者计，有志于注释工作者，倒也不妨选取若干今文中不易索解的语词预加注释。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人们会得益非浅的。

就仍以“早请示、晚汇报”为例吧，注释起来，如果简单一点，那就可以作

这样的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每天早晨，要向领袖请示一天的行动；每天晚上要向领袖汇报一天的活动。”不过这样的“注解”还是很具体，后来的读者恐怕还是摸不着头脑。要写得具体一些，那就可以写成这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未被‘揪’出来关进‘牛棚’的人通称为‘革命群众’，‘革命群众’为了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进行斗争，组成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各个‘战斗队’为了向伟大领袖表示最大的忠诚，每日清晨，要集体肃立于领袖像前，领袖像须用太阳、葵花以及五彩缤纷的纸条组成的图案作为衬托。请示者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一本，并将这‘红宝书’用右手平端于胸前。请示时由‘战斗队’的首领之一（或称为头头、‘勤务员’）带头领唱《东方红》，唱毕，再带头齐声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三呼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三呼时全体请示者要手持‘红宝书’右臂向前上方曲伸三次。三呼毕，再由头头选定‘最高指示’若干条，齐声朗读。读毕，再带头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至此，算请示完毕。至于‘晚汇报’仪式程序和‘早请示’相同，所不同者，是在齐声朗读‘最高指示’之后，应由头头面向伟大领袖画像，简要汇报一天的行动。比如：今天又批斗了那几个‘走资派’，又揪出了几个‘牛鬼蛇神’，或者到什么地方去进行‘串连’，或者与‘保皇派’进行了什么辩论，以及传达了什么‘首长’的什么最新指示之类。”

写完了这条“注释”，自己再看看，也很有些惶惑之感了。且不说一条“注释”写得如此之冗长罗唆，而且这“注释”中有些语词本身就需另做“注释”，比如“揪出来”、“牛棚”、“走资派”、“牛鬼蛇神”、“战斗队”、“红宝书”、“最高指示”、“大海航行靠舵手”、“串连”、“保皇派”等等，等等，时过境迁之后，谁会明白这些语词的特定涵义呢？更加使我感到没有把握的，这条“注释”的准确程度究竟怎样呢？因为自己虽然躬逢其盛，但是以挤身于“早请示、晚汇报”的群众行列不过只有二、三次。此前此后，都是在“监管班”受监管或在“牛棚”里被专政，被专政者早晚的必行仪式不是“早请示、晚汇报”，而是“早请罪、晚请罪”。之所以有幸亲历“早请示、晚汇报”二、三次者，是因为有一度号召“干部亮相”，“亮相”之前，获得恩准到“革命群众”中去接受考察和监督。当然，我的“相”还没有“亮”，就又赶上“清理阶级队伍”，随着也就进了“牛棚”。哎呀！这“亮相”二字，又得“注释”一番了。但写到这里我作“注释”

的兴致早已消失，还是拉倒吧！此外还有一层，据说这“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不止一式，还有许多另外的花样，因为我没有亲见，不敢妄加描述。至于这“早请示、晚汇报”，究竟为何人所发明首创，我更是考证不出。所以，上面试写的那条“注释”，也只好作废了。

我试写的这条“注释”虽不及格，弃之毫不足惜。不过类似这种“注解”文字还是很有必要撰写、流传的。十年大动乱，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物质上、精神上遭受一次浩劫，而且反映在文风上也造成了近似疯狂的病态。那些竞相比赛神化个人的谰词，那些层出不穷的绝话、空话、大话、假话、恐吓话、辱骂话；那些硬造出来的特殊名词、特殊用语；如果有人逐一查阅当时的报章文件，一一辑录，排比分类，加以注释解说，并附以图片，编印成书，我敢说，不需很久，它将比之历史上任何一部笔记、野史，都毫不逊色。不知学林诸公有有志于此者否？



「翘尾巴」小议

(外一篇)

章
明

知识分子被摘去了“臭老九”这顶帽子，实事求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这当然很好。但我觉得还有点不够：除了“摘帽子”以外，是否还应该同样实事求是地来一个“去尾巴”？

不知道发明“知识分子翘尾巴”这句俏皮话的光荣应该属于谁，反正长期以来它流行得很广，已成为一句“名言”了。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间，这句名言又升了格，成了某种类似“×字真言”的东西。现在，我以为有必要对它作一点分析，重新认识一下。

谨按：“翘尾巴”之说是一种比喻，意思就是“骄傲起来了”。骄傲这种毛病，任何人不注意思想改造就都可能患的，并非知识分子所独有。但我们从来没听过“干部翘尾巴”、“工农翘尾巴”的说法，唯独知识分子骄傲了才叫做“翘尾巴”。同病而异名，是否科学？比如感冒吧，别人感冒了就如实地叫它感冒，知识分子感冒了就必须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一种俏皮的病名，叫做“眼泪与鼻涕齐飞病”之类，医学上决不会有这等荒唐事吧？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科学。

又按：人是没有尾巴的，只有人类的远祖猿猴才有。“知识分子翘尾巴”并不是指这种可能有的返祖现象，而是别有所指。君不见，两狗相斗，胜者昂首阔步，尾巴高高撅起；败者嗷嗷叫着仓皇逃窜，将尾巴紧紧夹在两只后腿之间。“翘尾巴”之说盖出于此，而另一句名言“夹着尾巴做人”亦来自同源。告诫别人不可骄傲，用心甚好，用词则未免“谑而虐兮”。再说，做人做到了“夹着尾巴”的地步，那他还有什么自尊心和自信心？还怎么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玩笑、说俏皮话，在生活里自不能少，但应以无伤大雅为限吧？

我不但赞同文艺作品要注意社会效果，而且赞同人们（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说话做事都要注意社会效果。象“知识分子翘尾巴”的说法，就属于社会效果不佳之列，它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利于新时期工、农、知识分子联盟的巩固，因此建议把它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剔除出来，加以“注销”。

有礼、失礼与多礼

咱们中国素称“礼义之邦”，人与人之间只要没有阶级的隔阂或别的仇隙，彼此总是以礼相待的。“有礼”是受赞美的行为，“失礼”是欠教养的表现。虽然孔老二先生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说法有些绝对，似乎要把人拘束成木偶似的。但